

SHUJI ZHUANGZHENG YISHU SHEJI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材

21世纪设计基础新主张

书籍装帧

艺术设计

■ 倪建林 著

SHUJI ZHUANGZHENG YISHU SHEJI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籍装帧艺术设计 / 倪建林著.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

(21世纪设计基础新主张)

ISBN 978-7-5621-3745-0

I. 书… II. 倪… III. 书籍装帧—设计 IV. TS8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7725 号

书籍装帧艺术设计

著 者: 倪建林

责任编辑: 王 煤

封面设计: 梅木子

装帧设计: 梅木子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 www.xscbs.com

中国·重庆·西南大学校内

邮 编: 400715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3745-0

定 价: 48.00元

第一章		002	概述
	一	002	书籍装帧设计的概念与范畴
	二	004	书籍的产生与书籍艺术
	三	008	书籍装帧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类型
	四	019	书籍装帧设计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作用和意义
第二章		020	整体的创意理念
	一	021	书籍的形式与内容
	二	024	书籍的开本与装本
	三	026	整体创意的一般方法与步骤
	四	030	形式美法则在装帧设计中的运用
第三章		038	书的外观设计
	一	043	书封设计

C O N T E N T S

目录

书籍装帧艺术设计
SHUJI ZHUANGZHENG
YISHU SHEJI

	二	075	书函设计
第四章		076	书籍的内部设计
	一	076	渐入佳境的设计理念
	二	081	环衬与衬页的设计
	三	082	扉页(书名页)设计
	四	084	目录页
	五	084	正文设计
第五章		100	材料与印刷
	一	100	书籍装帧的材料
	二	104	书籍的印刷工艺
		107	图版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材

21世纪设计基础新主张

书籍装帧艺术设计



■ 倪建林 著

SHUJI ZHUANGZHENG YISHU SHEJI

SHUJI ZHUANGZHENG YISHU SHEJI

SHUJI ZHUANGZHENG YISHU SHEJI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概述



图 1-1

一 书籍装帧设计的概念与范畴

书籍装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书之所以成其为书的一个必经的阶段；确切地说，是装帧赋予书以形式，如果没有装帧给予书以一定的形式，那么书就只能停留在书稿的阶段，尚不能称其为书。当然，从根本上说，书的形式是为了传达书的内容而存在的，即为内容服务。脱离了书籍的内容，书籍的形式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书籍形式与书籍内容的基本关系。当我们浏览于图书馆或书店时，琳琅满目的各式图书以其各自独具个性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千变万化的形式背后集聚着无数的信息，正期待着被传播、被接受。正如我们常说的，书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明得以传播的重要媒介。另外，书籍装帧不仅给书以相应的形式，还在保护、美化书籍和便利阅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图 1-1）

所谓整体的概念，从宏观方面讲，要求设计者必须从创意、构思、表现形式到设计稿的完成、各种物质材料的选择和生产工艺技术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的考虑，使书籍的形式与内容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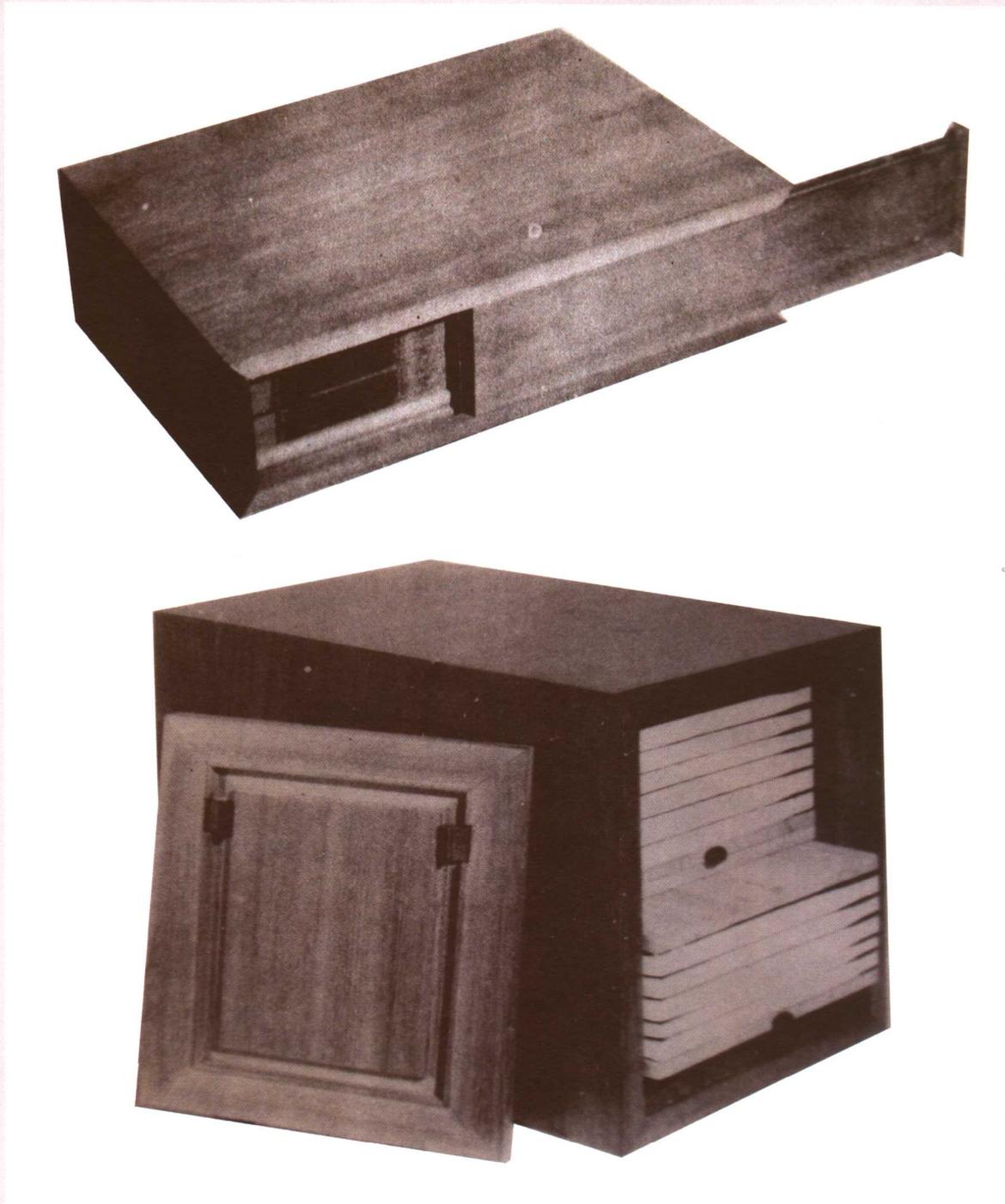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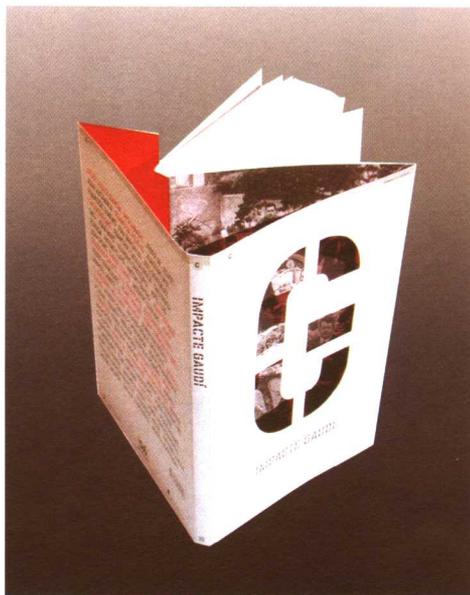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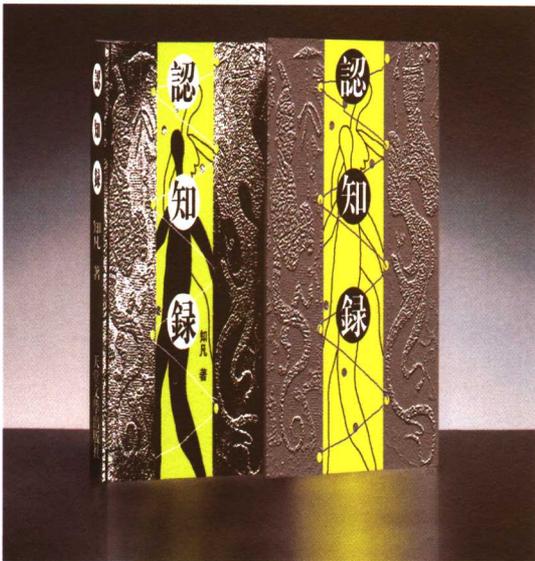


图 1-2 书函(书盒)

高度的统一与和谐,从而达到充分发挥书籍功能的目的;具体地讲,是指从外观到内芯,从开本的选定到印刷装订完毕之后的预期效果等的统筹与设计。一部完整的精装书籍的设计大致包括:书函(书盒)(图 1-2)、护封(包括勒口)、封面、书脊、封底、环衬、扉页(书名页)、目录页、章回页、内芯(包括插图、文字编排、页眉、页脚、页码)等;此外,设计者还应考虑的内容有:开本形式(大 32 开、正 32 开、大 16 开、正 16 开等)、装本方式(胶订、平订、骑马订、锁线订等)、材料选择(纸张)、



书装设计 见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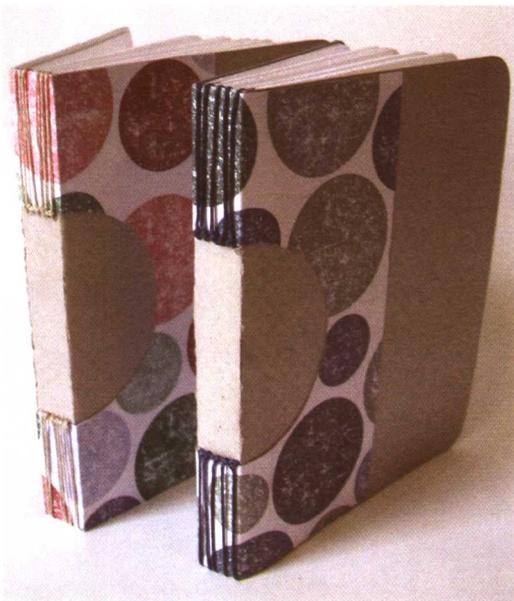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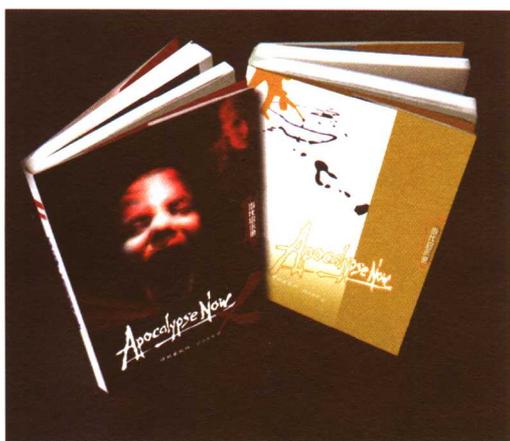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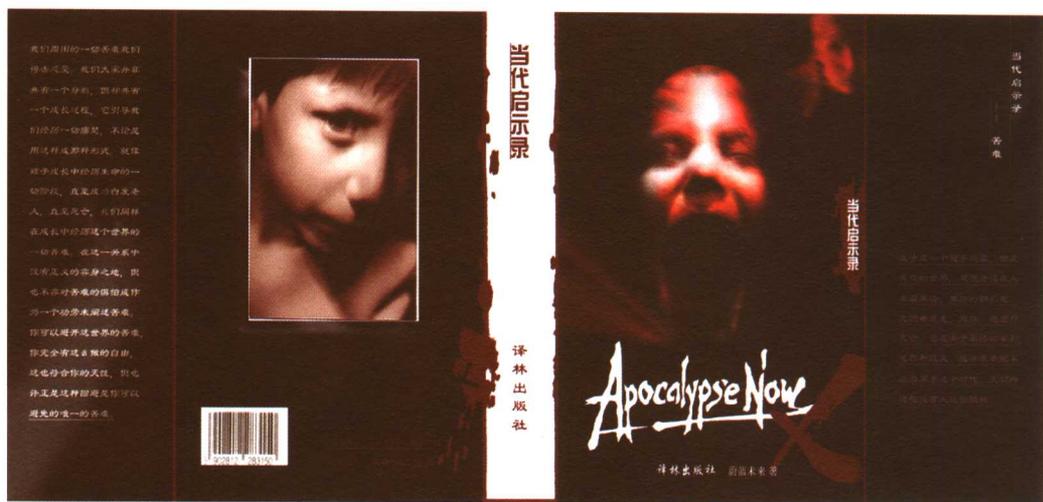


图 1-3

印刷技术水平等。当然,并非所有的书籍都包括以上所有内容,如有的书虽为精装,但无书函。简装书一般没有护封,封面无须采用硬质材料;而有的书除了正常环衬外,还加有多层衬页;还有的书另有封腰、书签等。(图 1-3)

二 书籍的产生与书籍艺术

书籍的产生是以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有文字就有书籍了。从书籍的历史上看,其形式的发生与发展是复杂而曲折的。一般来说,要称之为书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书写材料要具有一定的数量,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连缀。在真正意义上的书籍产生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埃及、



古巴比伦等,都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前书”时期。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创造文字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传播和保存信息,这也是文字最为本质性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文字就必须被书写或刻画在一定的物质材料上,诸如陶器、动物的甲骨、石版以及铜器等。这些材料早期都曾被人用作文字的载体,我国已发现大量刻画有类似于文字符号的原始陶片,这些符号今天虽然已难以解读,但却反映着我们的祖先为了交流、传播和保存信息所作的努力,正是这些努力才使得文字的产生与成熟,甚至使日后书籍的产生成为可能。众所周知的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折射出汉字系统逐渐完善的过程。西周时代的毛公鼎(公元前 827~公元前 782 年)上的长篇铭文多达 449 个字。古埃及早在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就将象形文字镌刻在石质纪念碑上;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 2067~公元前 2025 年)也是刻在石柱上的;古代波斯人用木棒将文字写在黏土板上;古代亚述人还将写有文字的黏土板烧成陶,这样的字板多达三万块,虽然彼此没有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连缀,但却在每块陶板上都刻有书名和序号,这已经具备了书籍的雏形。

我国最早对书籍概念的认识是“著于竹帛谓之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但根据近现代考古发现推测,中国书籍的最早形态可能是早于竹帛之书的甲骨刻辞。其根据是发现有穿孔的龟甲,并且在甲骨卜辞中发现有“册六”、“祝册”等文,其中的“册”很可能就是将很多龟甲串联成册之意。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和镌刻于石面之上的文字也是早期书籍的形式,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类文字只是一种记录方式,缺乏作为书籍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且从历史上看,当书籍形态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时,这类记录方式依然被沿用。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看,诸如钟鼎、石刻等上刻铸的文字,已经具备了书籍的某些功能,但尚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书籍,只是书的一种前形态;而串联成册的龟甲卜辞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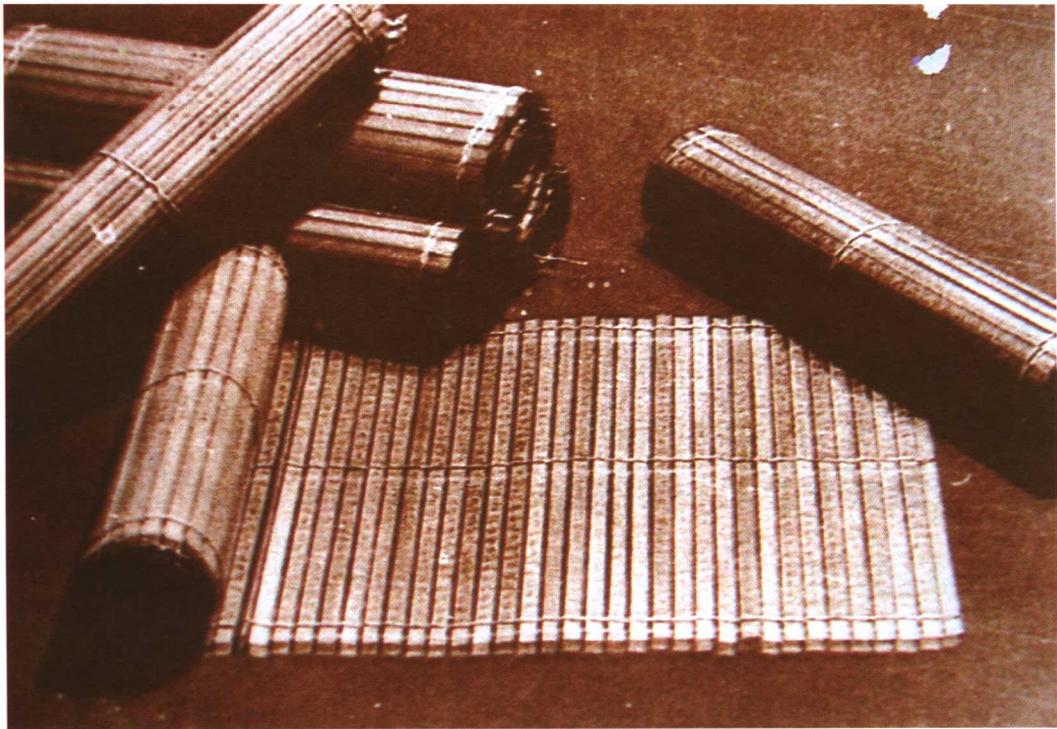


图 1-4 竹简

由前形态向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就目前来看,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中国最早的可以被称之为书籍的形式是简策。

所谓简策,是指以竹木为主要材料,其上的字用刀刻或用漆书写,可编连成册的一种书籍形式(图 1-4)。简策也叫简牍,始于周代(约公元前十世纪)而盛于秦汉。据记载,用于书写的单片竹或木片谓之“简”,将简相编连谓之“策”。古代“策”与“册”通,现在所用之“册”即源于此。《左氏传序疏》载:“单执一扎谓之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叶德辉《书林清话》说:“《正义》:‘策是众简相连之称。’然则古书以众简相连而成册,今则以线装分订而成册。”^①

书籍之所以能成为艺术,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形式。美的形式是艺术创造的结果,美的形式与书籍的内容相得益彰,达到高度的统一与和谐,这就是书籍艺术。由此可以看

出,书籍的艺术性是通过装帧设计得以实现的。不仅如此,书籍的“使用”功能主要也是有赖于合理的装帧设计,如形象鲜明、一目了然的书籍外观会使读者很快就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书籍目标。字号大小、字体、字距等的选择直接关系到阅读的方便与否。因此,书籍的装帧设计不仅关系到视觉审美的问题,也与使用功能有着密切的关联。(图 1-5)

从中外书籍艺术的历史看,书籍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功能性与艺术性相伴随的。当然,在书籍产生的初期,形式比较单一。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书籍的物质材料不断地增多,装订的技术也在不断改进,书籍的艺术性创造也就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这也是如今人们为什么把书籍装帧艺术设计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原因。

^①[清]叶德辉著《书林清话》第 20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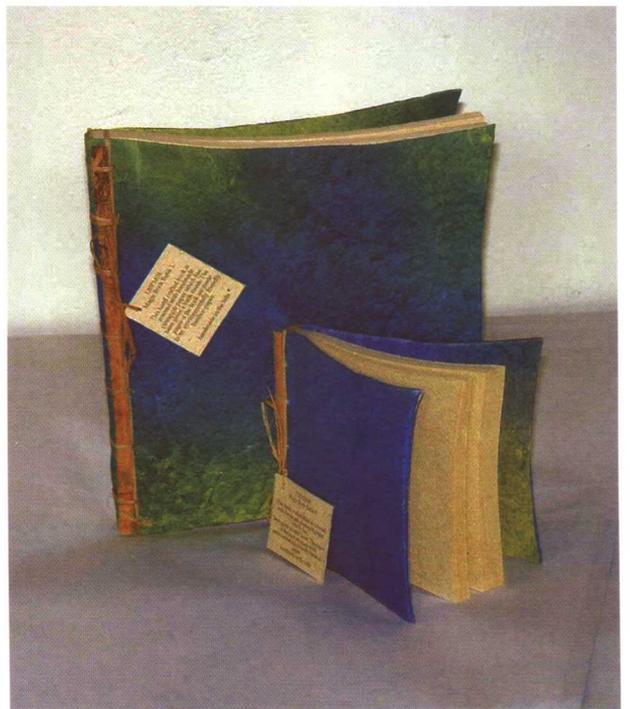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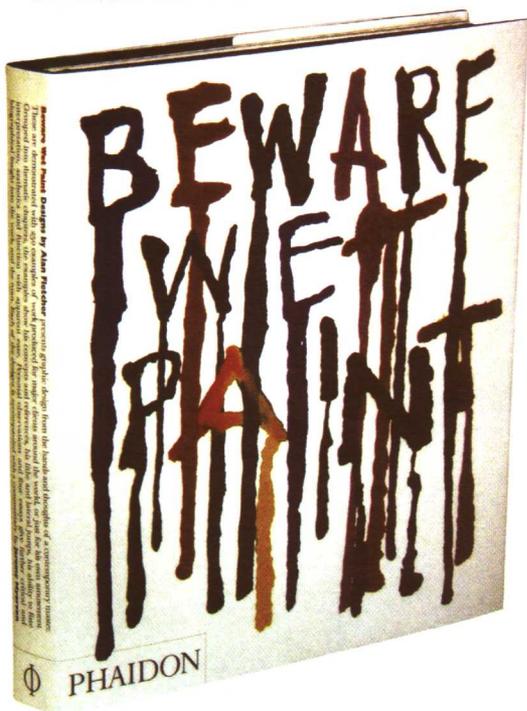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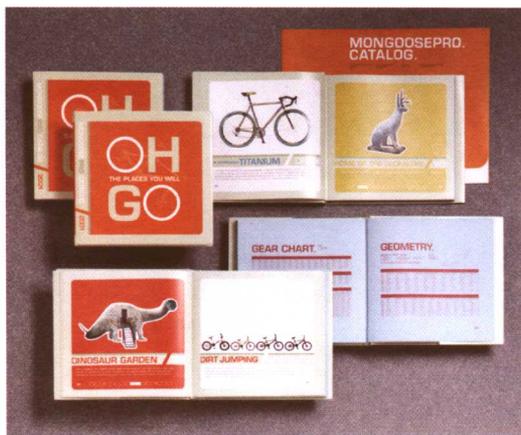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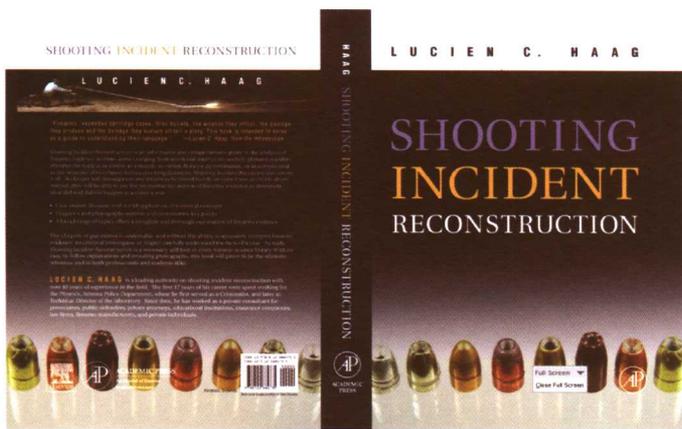


图 1-5 书籍的形式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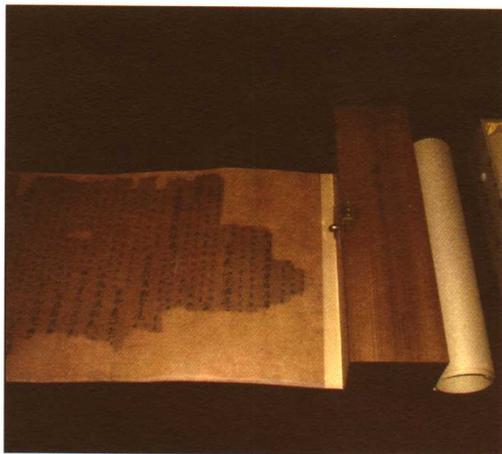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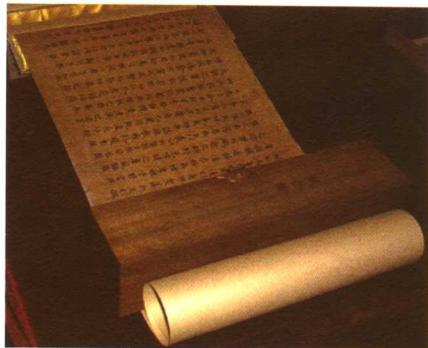


图 1-6 卷轴装



三 书籍装帧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类型

人类造物的发展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以技术为条件,以功能与审美为目标,它们彼此促进,相互依存。书籍作为人类造物活动中的一项特殊产品,同样也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变化首先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关联,特别是物质材料和制作工艺技术等条件的发展变化,对于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就历史上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装帧形式类型(根据时间的先后)作一些简要的介绍。要特别说明的是,了解历史,了解传统,其目的远不只是增长知识而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历史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穿越时空的屏障,感受祖先们不懈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次可以让我们清醒地知道现状的由来,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找出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吸取养分,从而找到努力的方向,预测并开创未来。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者来说,历史的价值不仅仅是用来证明曾经有过的辉煌,更是我们今天进行创意设计的重要源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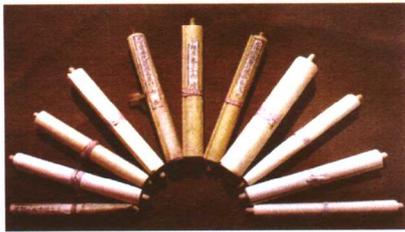
上一节谈到,简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

的、经过装帧的书籍。因此,简策的形态也就可以被看做是中国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式了。由于简策的装帧方式主要是通过编连,即在每简的上下各穿一孔,再用丝或皮绳(古书上称作“韦”)相编连。因而这种用丝或皮绳编成的书籍也就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装帧形式了。

在简策书籍流行的同时,还有一种以缣帛为材料制成的书,大约在春秋末年就已出现,也可以被看做是早期书籍的形式之一。所谓缣帛,是指丝织的绢;其质地细密,分量轻;以此抄写而成的书籍无疑比简策要方便实用得多,但由于成本昂贵,在当时也被“以为国宝”。

帛书的装帧为卷轴形式,即在缣帛上书写,依据文字的长短而定帛之多少,长者可多帛相粘连。《初学记》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也。”最后加一根轴,可卷起如简策。所以帛书又称“手卷”或“卷子”。唐以后还将卷轴装的形式运用于书画的装裱之中,其技术日益精湛,但其源头还得追溯到周代的帛书装帧形式。

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与逐渐普及,至东晋末年(公元400年后),竹木简策和缣帛卷子渐渐地被纸所代替。据记载:“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



代之。”^①纸质材料取代了简帛之后,书籍的装帧形式出现了多种变化形态,从根本上说,形式的变化发展主要是以方便实用为首要目标的;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雕版印刷的发明和运用,不仅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成本,提高了出书的速度,也为装帧形式的变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后发展出来的书籍装帧形式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等。

卷轴装:虽然周代已有帛书,且加轴以便于舒卷,但真正意义上的卷轴装书籍形式是始于汉代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期间。卷子的材料有纸也有帛,在汉代时与简策书装形式并存。

卷轴装书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卷、轴、褭、带。所谓“卷”,就是书的主体部分。“轴”是用以舒卷的棍,两端镶以轴头切。“褭”是指装裱于卷子两端和上下的部分,起着保护卷子的作用,又称“玉池”、“装褭”,俗称“包首”;褭的材料以纸为多,也有用绫、罗、绢、锦的;“带”是用于卷起后结扎的丝带。

卷子的装潢工艺十分讲究,如为了防止

虫蠹,装裱前先将纸“入潢”,也称“潢纸”,即以种植物汁水染纸。染纸的用途除避蠹外,还可以使纸色变得柔和而有利于视力健康。《齐民要术》载:“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又说:“写书经夏热后入潢,缝不绽解。”可见,书籍纸张色彩的选择早就被古人所重视,而且入潢后还具有保护和延长纸的寿命的功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不少书籍也选用浅色调纸,而不再是一律白纸黑字了,其道理与中国古之潢纸颇为相似。另外,卷轴装书的轴虽多为木质,但自古就有贵贱之别,犹如今天的精装与简装一样,材料的使用各不相同,如金、珊瑚、金缕杂宝装、竹等。据《隋书·经籍志》上说,隋炀帝时藏于秘阁的书就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可见书品之高下也可以在装轴上反映出来。从文献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卷轴的加工工艺还有很多人种,如髹漆、雕花、镂花、镶嵌以及用象牙材质等。轴的材质和加工工艺一方面可以区分书的贵贱,同时也是一种艺术的追求。当然,不是说材料高档和精雕细琢的东西,在艺术上也一定是高的,有的甚至是恰恰相反,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能一概而论。(图 1-6)

卷轴装书的编排格式在很多地方还留

^①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史》第 6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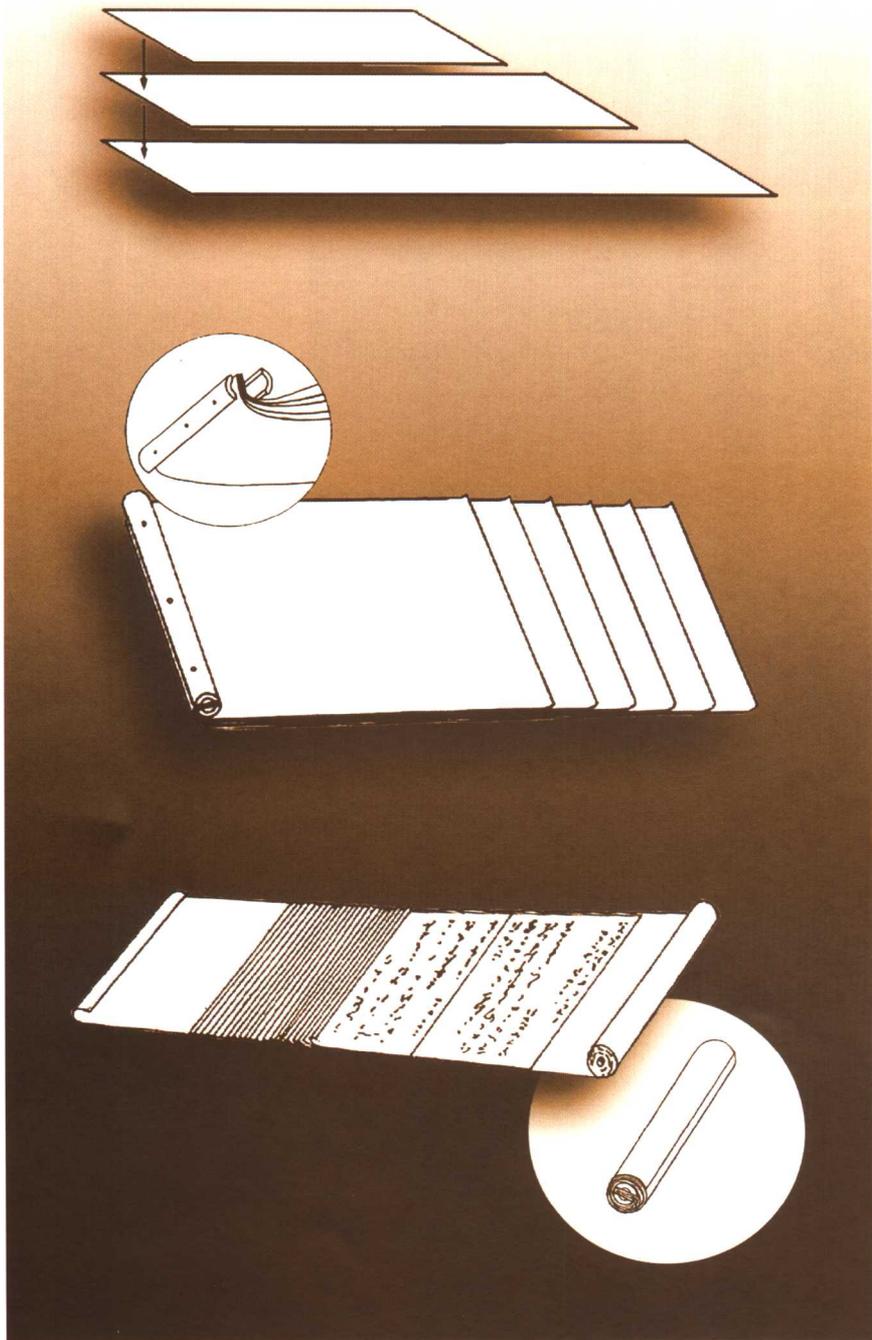


图 1-1 旋风装示意图及实物

有简策的遗痕。如卷子本上一般或画或织有界栏, 犹似竹筒的编列一样, 这一遗风不仅留存于卷轴装书中, 甚至影响到后来各朝代的不同装本的书, 成为中国书籍装帧设计的一种传统样式。

旋风装: 旋风装书的形式是对卷轴装的一种发展, 也可以说是向后来的册页装帧形式发展的一种过渡。旋风装也称“旋风叶”或“旋风叶卷子”。“是以一长条纸作底, 首叶因单面书写, 全裱于卷端, 自次叶起把右侧无字的空白地方, 鳞次相错地向左粘裱在前页下面的卷底上。这种装帧样式, 展卷时形似龙鳞, 所以称作龙鳞装; 收卷时形似旋风, 所以又称旋风装或旋风卷子。”^①(图 1-7)

旋风装虽仍保留有卷子的基本形式, 但在查阅中却比卷轴装书要方便得多。在卷轴装中若是要查阅其中的一段, 必须从头展开书轴; 而旋风装书不仅缩短了卷子的长度, 同时也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那一页。宋代欧阳修曾说: “唐人藏书皆作卷轴, 其后有叶子, 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 卷轴难数卷舒, 故以叶子写之。”“逐叶翻飞, 展卷至末, 仍合为一卷。”^②

梵夹装: 梵夹装是指“贝叶经”的装帧形式。一般认为贝叶经产生于印度, 即在一种经过处理的贝多罗树叶上刻写文字, 并将贝叶依次排好, 上下夹以木板, 中间钻有一个或两个孔, 供穿绳捆扎。由于所刻写的内容主要为

^① 邱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史》第 22 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② [宋] 欧阳修《归田录》。



贝叶经(下图为局部)

佛经,故称之为“贝叶经”;另外,这种经书都是用梵文写成,上下夹有木板,传入中国后,便将这种装帧方式叫做“梵夹装”。(图 1-8)

贝多罗树属于棕榈科植物,其叶长且质地稠密,主要生长在南亚地区,如印度、锡兰、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中国的西南地区。有的书上把贝多罗树说成菩提树是不正确的。约在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贝叶经也随之传入。贝叶经的制作过程需要多道程序,大至为采叶、水煮、晾干、磨光、裁割、烫孔、刻写、上色及装订等。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内地却并没有采用这种书籍形式,直到唐代之后,中国才以纸代贝叶,吸取了这种书籍装帧形式,称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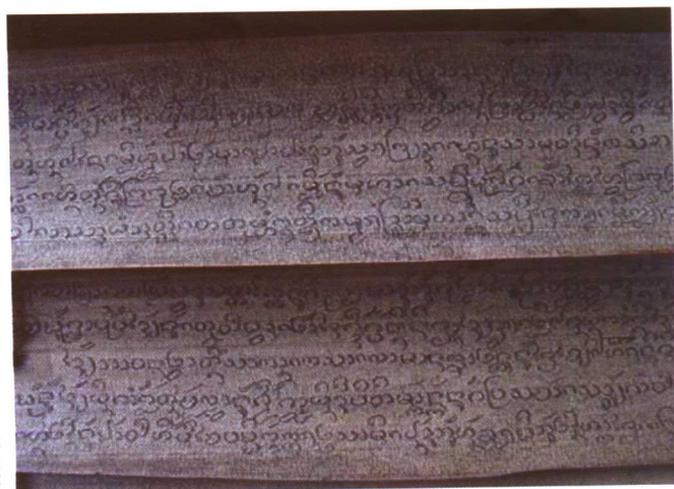


图 1-8 梵夹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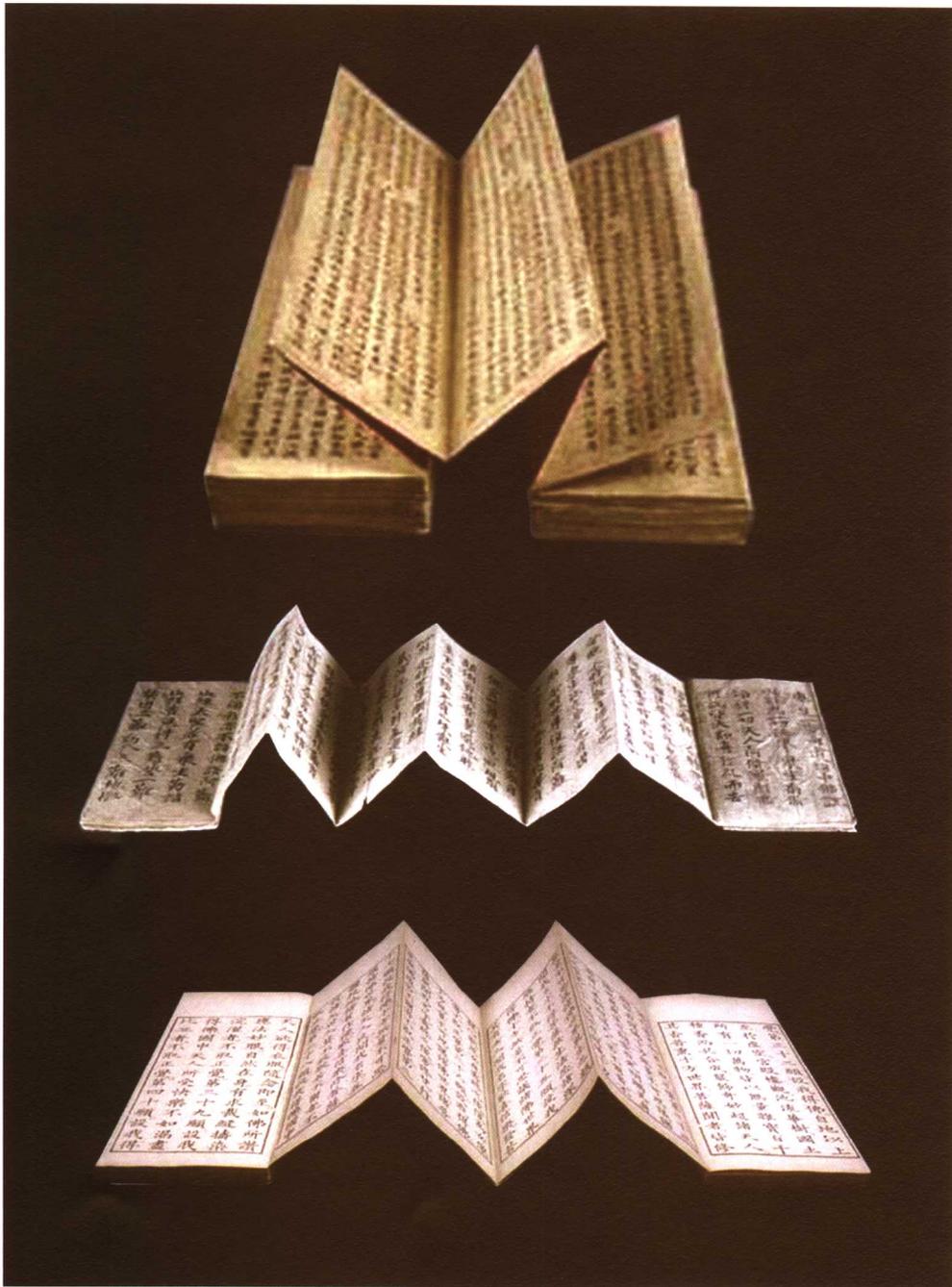


图 1-9 经折装

夹装。但数量较少。而在我国西南部的傣族地区却受其影响较大,傣族人将梵夹装形式作为傣族书籍的主要形式。他们制作了大量的贝叶经书,内容包罗万象,并一直流传下来。这一现象当与贝多罗树的产地有关。或许是由于贝叶经采用树叶为材料,并且是一张张摞起编排的缘故,中国古代便称书的“页”为“叶”了。

梵夹装是一种外来的装帧样式,但在我国的书籍装帧史上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梵夹装的书籍形式传入中国之前,我国的书籍形式主要为卷轴装,在贝叶经的影响下,我国的书籍形式开始向册页形式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折装的产生。

经折装:经折装是在外来装帧形式梵夹装的影响下,结合我国原有的卷轴装帧特征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装帧形式。即

将一幅长卷一正一反地折叠成一摞,外观呈长方形,首末两页分别裱在硬质纸上(似梵夹装书上下的木板)装订成册。(图 1-9)

经折装书籍上的文字为竖排,有单面印字和双面印字两种。若两面印字的话,翻阅完一面后可以翻过来阅读另一面,非常方便。由于早期经折装书也主要为佛经,故称经折装。经折装

的发明,使中国的书籍形式从此告别了卷轴装的时代,开启了中国书籍装帧历史的崭新一页。不过,长期以来,不少人将经折装误认为就是梵夹装,实际上这两者不仅在产生的年代上相距甚远,在装本的形式上和材质上也有着较多的不同。

蝴蝶装:蝴蝶装也称“蝶装”,是盛行于宋代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因翻阅时好似翻飞的蝴蝶之翼而得名。《书林清话》载:“蝴蝶装者,不用线钉,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版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①蝴蝶装书的形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册页式书籍,它虽是由经折装形式发展而来,但已经基本摆脱了卷轴装的痕迹。对于这一书籍形式究竟是如何发明的,目前仍是说法不一,有的研究者猜测,可能是因为人们发现经折装书的连接处易断裂而受到的启发。

蝴蝶装的形式是将印有文字的书页对折,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再将各页折边对齐并用糨糊粘连折叠的边缘,从而形成书背(图1-10)。较之过去的卷轴装和经折装形式,蝴蝶装有诸多好处,如携带方便,阅览时无需全部展开等;然而其不足之处就是每翻阅一面就会遇到两面空白页,这增加了阅读时的麻烦。为了改进这一不足,后来便发展出了“包背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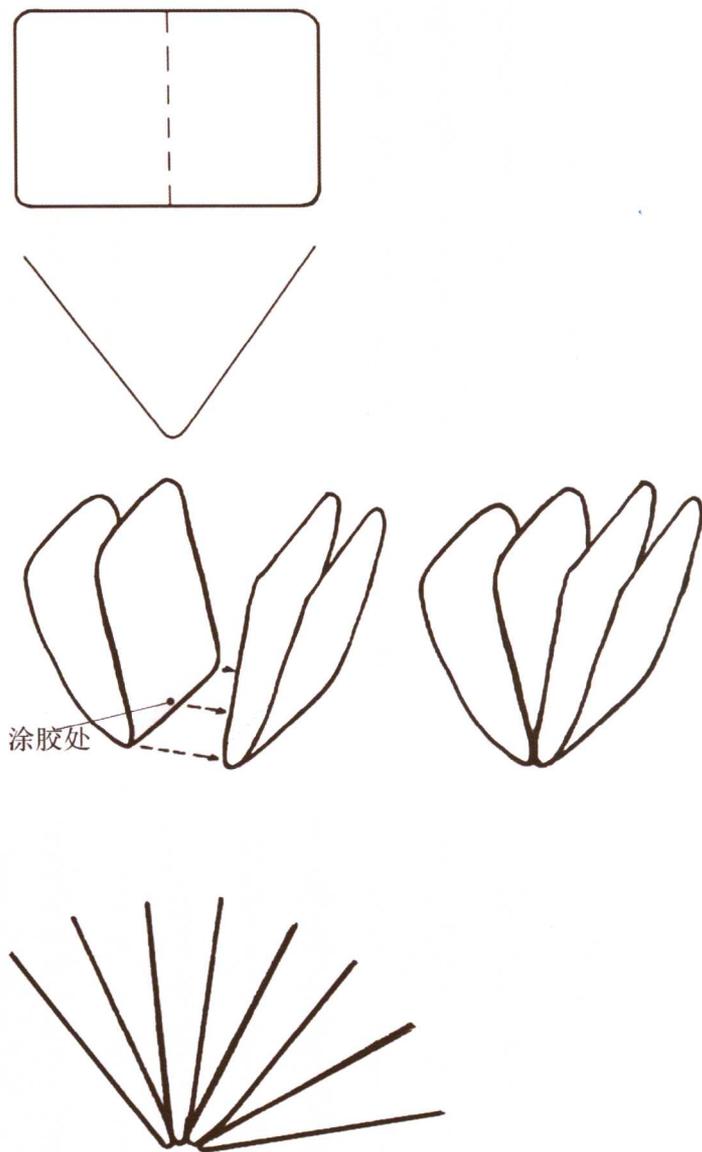


图 1-10 蝴蝶装示意图

^① [清]叶德辉著《书林清话》第2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